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 与现实

MAKESI ZHUYI JINGJI SIXIANG
YU XIANSHI

洪永淼 / 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洪永淼 / 主编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 与现实

MAKESI ZHUYI JINGJI SIXIANG
YU XIANSHI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现实/洪永森主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5615-2969-0

I. ①马… II. ①洪… III. 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IV. ①F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3000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地址:厦门市集美石鼓路 9 号 邮编:361021)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3.25

插页:3 字数:418 千字

定价:5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序

——写在罗郁聪教授 90 华诞暨在厦门大学从教 60 周年之际

◎ 洪永森

2010 年是罗郁聪教授的 90 华诞暨在厦门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 60 周年,欣逢双喜临门,由罗老的博士后、博士、硕士等数十位弟子共同完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现实》这部文集就要在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为庆典盛事锦上添花。作为现任系主任,同时,作为一名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的后学,我也就不揣鄙陋,为本文集作序。在此,我谨对罗老的 90 华诞暨从教 60 周年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向罗老致以崇高的敬意!

1921 年 10 月,罗老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43 年由福州一中保送进厦门大学经济系学习,1944 年起师从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教授,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学习和研究。1947 年本科毕业后,他曾到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助理,前后工作了 3 年。1950 年 5 月,王亚南被政务院任命为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同年 6 月罗老回到厦门大学任教。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厦门大学的教学科研战线,迄今已整整 60 个春秋。

罗老是我系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专业的创建者和学科带头人,全国知名的恩格斯研究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博士生导师。65 年来,他献身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60 年来,他献身于厦门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这是多么来之不易的荣耀!从教 60 周年来,罗老笔耕不辍,硕果累累。他先后在《经济研究》、《当代经济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丛刊)》等重要学术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学术专著 5 部,此外,担任《王亚南文集》第二卷——《〈资本论〉研究》的编辑工作(与蒋少进教授合作),主持、撰写、编辑出版《资本论》专题研究丛书(已出版 7 部)。



这几套丛书在国内颇有影响,得到同行专家的认可。对于厦门大学的经济学科建设,罗老始终不懈努力,虽历经风雨,仍矢志不移,孜孜以求;虽年届90高龄,仍精神矍铄地奋战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为后学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罗老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博士点。后来教育部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专业归并到经济思想史专业,所以罗老创建的这个博士点也成为全国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博士点。

1985年、1987年和1990年,罗老先后出版了《恩格斯经济思想研究》、《恩格斯与〈资本论〉》和《〈反杜林论〉研究》(与苏振富教授合著)等三部研究恩格斯思想的学术专著,形成一套“系列丛书”。国内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对此作出高度评价,称之为“开拓性的学术著作”,“包含了许多创造性见解”,对恩格斯经济思想的研究具有“填补空白,开启先河”的意义。程恩富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中国卷),将罗老列为恩格斯经济思想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

《〈反杜林论〉研究》是恩格斯经济思想研究的重要著作,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亦多有建树。1930年,《反杜林论》中文版在国内首次出版,不过,从那时起,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编”,对其“政治经济学编”进行研究和阐释的论作很少,即使偶有涉及,也不成系统。至于对该书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和论述的专著,更付阙如。所以,罗老的这部专著一经出版就引起国内理论界的广泛关注。

同时,罗老也是《资本论》方面的研究专家,倡导和参与筹建了“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福建省经济学会和《资本论》研究会”,先后担任全国综合性大学《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顾问,福建省《资本论》研究会和经济学会会长、顾问,中国恩格斯研究会(2003年改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顾问,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1978—2000)。

虽然罗老擅长于经济思想史研究,长期以来在经典著作方面用功甚勤,但他并不拘泥于典籍,而是理论联系实际,大胆进行理论创新,注重解决现实问题。改革开放后,他紧紧围绕着“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中国特色”这一主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提出并阐发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他出版了两部专著:《现代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中国特色》和《现代社会主义论: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这两部著作倾注了罗老20多年的心血,其中前者紧密联系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理论构想,以及列宁、毛泽东的探索实践,把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表述为“始于马恩,继于列毛,成于邓”,对马、恩、列、毛、邓的理论承继与发展的脉络,作了极有价值的梳理。

在承担繁重的教学科研工作的同时,罗老还先后担任了多个行政领导职务,曾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1981—1985)、台湾研究所副所长(1980—1985,罗老还是主要筹建者之一)、《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1985—1993)等,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和经济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于罗老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上的重要贡献,组织给予充分的肯定并予以嘉奖。1992年开始,他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1993年获得厦门大学“南强奖”。2001年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授予其“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另外,他的《恩格斯经济思想研究》获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专著类一等奖(1979—1987),《〈反杜林论〉研究》荣获华东地区政治理论类优秀图书一等奖、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专著类二等奖(1994)。由其牵头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与教学”获福建省高等教育成果二等奖。

罗老展示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丰硕的教学科研成果和对厦门大学学科建设的贡献,还有他那矢志不移的学术追求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以及既坚守原则又不囿于教条的创新精神。他一直牢记恩师王亚南教授的“师训”——“一定要有‘定见’,不能有‘成见’”。并把这一师训传于弟子。在教学中,罗老既严格要求学生,要求学生必须阅读马恩的原著,准确理解他们的原意,但又反对死记硬背,教条式的理解。他尽可能给学生创造一种自由、民主、宽松的学习气氛,允许学生有不同的理解,允许学生同自己辩论。这种追求学术真知的精神,使他倍受学生们的敬重和爱戴。

在厦门大学60年的教学生涯中,罗老甘做默默的园丁,辛勤耕耘,桃李满天下。迄今,他培养了数十名经济思想史专业的研究生,其中博士后2名,博士30名,在读博士生1名。至于本科生,则数以万计。他们遍布于海内外,如今大多已经成才,有的担任领导要职,有的成为知名专家,有的成为商界精英,在政、学、商的各行各业中发挥骨干和中坚的作用。这部文集就是罗门弟子蹈履前光的学术心得,虽不能反映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全貌,但作为给导师90华诞暨在厦大从教60周年的献礼,及毕业后对母校母系的一次汇报和回报,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

让我们与罗门弟子一起,呈献这部文集作为寿礼,再次热烈庆贺罗老90华诞暨在厦大从教60周年!祝罗老健康长寿,学术之树常青!

(洪永森: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学院院长,厦门大学经济系主任。)



目 录

序	洪永森
---------	-----

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

论《资本论》的终点范畴	陈俊明 (3)
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	安增军 (20)
所有制与人的全面发展	
——重读《共产党宣言》有感	刘建其 (30)
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存在失业的根本原因	赖小琼 (39)
经济增长中的物质平衡问题探讨	刘连支 (47)
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及其发展的几个问题	杨继国 (52)

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思想

世界经济是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庄宗明 (65)
马克思主义对外经济开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孙德杰 (74)
论国际货币	杜亚斌 (99)
环境关税的理论分析与政策选择	姚立新 (107)
中国对印尼的投资及华商的作用	林 梅 (116)
中俄经济体制改革比较及其启示	林木顺 (127)
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与中国政策选择	
——基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分析	关艳丽 (135)





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阐发与应用

马克思的农业与土地经济思想研究	葛 扬 (145)
速度经济：马克思论生产连续性的重要性	赵 建 (156)
马克思的企业产权理论：一个不完全契约框架	何 宇 (167)
马克思与科斯探析企业性质逻辑路径的比较	郭 毅 (175)
论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许红梅 杨继国 (187)
马克思“货币流回规律”理论论述及其应用	卢 江 (195)
劳动力市场中的“岗位配给”分析	胡永远 (207)
现阶段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研究	宾建成 (217)
中国内外经济失衡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功能财政化	刘振彪 (227)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理论渊源及其创新思路探讨	郑小华 (237)

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其他经济思想研究

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过去、现在与实践	郭其友 (269)
为高利贷“正名”	黄向阳 (287)
李斯特的经济理论及其贡献	余章宝 (298)
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解释危机的局限 [美] 托马斯·帕利著 杨健生译	(312)
王亚南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	韦曙林 (330)
国际合作金融发展趋势对我国农村信用社 当前产权制度改革的启示	周 楠 (338)
西方两种主要发展模式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卢 江 (3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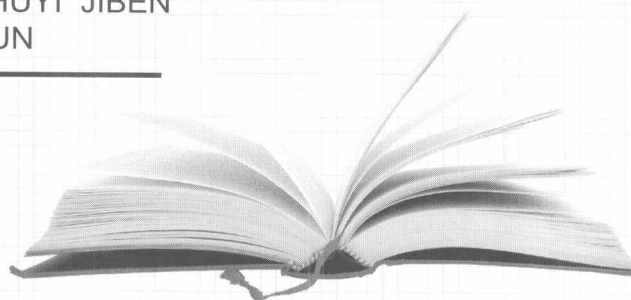
附 录

校园黄花分外香

——写于罗郁聪教授 90 华诞	林 坚 (359)
-----------------------	-----------

马克思主义基本 经济理论

MAKESI ZHUYI JIBEN
JINGJI LILUN



论《资本论》的终点范畴

◎ 陈俊明

内容提要:《资本论》作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有明确的终点和终点范畴。马克思在《资本论》最后一篇以特殊方法组织思想材料,在全方位批判“三位一体公式”的过程中,逐步研究资产阶级财富总体不同部分的社会表象,说明这是资产阶级财富总体内在的规定在竞争中、在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意识中的颠倒表现。这种颠倒表象就是收入。收入是《资本论》中的第五大范畴。

关键词:《资本论》 终点范畴 收入

《资本论》终篇的篇名是“各种收入及其源泉”,最后一章即第五十二章名为“阶级”,而且“手稿到此中断”,使人们很不容易把握全书的逻辑终点。但是,如果据此断言《资本论》没有终点范畴,那就太简单了。

众所周知,《资本论》是个完整的“艺术的整体”,^①这意味着它是有始有终的,起点与过程、终点存在着有机的联系。马克思在写完《资本论》第三稿包括现行的第三卷之后,曾经抑制不住成功的喜悦,宣称这部巨著的“结构,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并自豪地说这是德国“全民族的功绩”。^②可见,他认为《资本论》是完整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19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202 页。



恩格斯在第三卷序言中指出,该卷是“理论部分的终结”。^① 如果结构不完整,那是谈不上“终结”的。恩格斯在另一个地方还说过:“第三卷所阐述的就是剩余价值的分配规律。而讲完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也就结束了剩余价值的整个生涯,此外,对它也就没有更多的东西好谈了。”^② 这表明,《资本论》目的是实现了,是有终点的。

如果再从《资本论》的创作史来看,这个问题还会更为清楚。从1863年8月到1865年底,他重写了《资本论》第三册的草稿。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写书时不但像建筑师一样,整本书的大厦“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③而且有了以前写成的两部手稿,所以他在写完第Ⅰ册(即第一卷)草稿之后,不是照顺序接着写第Ⅱ册,而是跳过去写第Ⅲ册。在1864年下半年至1865年上半年写完第Ⅲ册前半部分之后再转而写第Ⅱ册,最后再回到第Ⅲ册上来。^④ 1866年2月13日,马克思高兴地告诉恩格斯:“关于这本可诅咒的书,它的情况是:12月底已经完成。……我正好于1月1日开始誊写和润色。”^⑤所以,手稿已完成了,有终点,应该是没有疑义了。马克思的写作态度是极其严谨的,他在1865年7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⑥所以,第一卷的整理付印,就表明了全套书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摆在马克思前面了。

据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的专家考证,马克思1864年下半年至1865年底写成的第Ⅲ册草稿,分为七大章,没有分篇,但各章的内容和题目与现行的第三卷七大篇是一致的。^⑦ 虽然马克思的手稿已被恩格斯整理过,但恩格斯说过:他“总是尽可能保存初稿的性质”。^⑧ 尽管从字面看,第七篇手稿似乎没有写完、“中断”了,但恩格斯在编辑第三卷的序言中写道,本卷

①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11页。

③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页。

④ 参看马健行、郭继严:《〈资本论〉创作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0~20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96页。

⑦ 参看马健行、郭继严:《〈资本论〉创作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7~388页。

⑧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页。

“每一篇的开端通常都相当细心地撰写过,甚至文字多半也经过推敲”,^①并说“第七篇的手稿是完整的”。^②所以,《资本论》第三卷是完整的,终篇是确定的、完整的,有终点范畴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如果说,要确认《资本论》的理论结构是完整的,是有终点的,还不太困难,那么,要准确地把握这一终点范畴,就不那么容易了。对于前者,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说明,至于后者,他们却似乎没有明言。终篇文本似乎没有很明确的提示,何况第52章“阶级”还是“未完成的书稿”。所以,要了解这一问题,按照常识在著作的最末章节段落去寻找是无济于事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从全书的理论结构和终篇的理论结构来把握,因为整部著作是一个“艺术的整体”。而这种系统化的结构,无非是用科学的方法“观念地反映出来”^③的对象而已。因此,了解《资本论》的总体对象这种“物质”,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艺术结构的起点和终点。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马克思在不同的研究和创作时期虽然有不同的表述,但实质是一样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形式,或者不如说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④所谓财富的特殊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然就是资本。在1865年底完成的第Ⅲ册手稿(即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的开头,马克思则这样写:“在第一卷中,我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为直接生产过程考察时呈现的各种现象……至于这个第三卷的内容……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⑤所以,1876年版本和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样,一开头都让读者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⑥

在1876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序中,马克思说:“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⑦在后来马克思亲自修订的法文版中,他把“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改译为“英国是这种生产的典型地

①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页。

②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页。

③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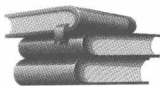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3页。

⑤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页。

⑥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7页。

⑦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页。





点”。^①由此可见,序言中所说的对象,乃是资本主义生产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②其实也就是资本这种财富的生产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关系。

在马克思研究资产阶级财富之前,资产阶级古典学派对社会财富也有较深入的研究。他们以“国民财富”为研究对象,探讨其性质、原因及增长的“自然规律”,其学说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对这种合理的东西,马克思必定会加以批判地继承。如果不了解这一师承关系,就不能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研究对象。但是,即使是古典学派,也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是“一般”的社会,所以,他们考察只是“一般”形态的财富。与此不同,马克思研究则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既然对象总体是资产阶级财富,那么,作为观念地反映这一对象总体的科学著作,其“艺术的整体”结构的终点就应该是这一总体即资产阶级财富的全面的(包括内部和外部)、辩证的(反映其历史、现状和趋势)再现。

作为一种特殊的财富,从可以直接观察的意义看,它必定是一个庞大的总体,是一个混沌的整体,不仅包含着真实的东西,而且有其特殊的社会表象,其中还不可避免地包含有虚拟的和虚假的成分。对这样一个复杂而混沌的总体对象,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和盘托出。——人的认识总是从简单开始,逐步上升到复杂,思想材料也这样展开——只能从对象最基本的最简单的细胞或元素开始,而后再逐步扩展到全体,形成再现对象总体的思想具体。因此,必须根据对象本身的性质,采用特殊的科学方法,先经过特别的处理,即暂时撇开与再现总体对象无关宏旨的方面、侧面,撇开可能引起紊乱和曲折,经过切近的规定,再从细胞到总体。但是,这种再现并不是简单的镜面式的反映以及临摹面的扩大,而是其内部机构的揭示,内在规定的丰富。其间,为了研究的方便,还需先将影响深入研究的假象、表象暂时撇开,待到内在规定揭示后,再将这些内在规定与原先暂时撇开的研究条件结合,使之发生转型而接近对象总体在社会表面上的表现,使内在规定与其外在表现综合,完整地再现客观对象“多样性的统一”。^③为了能这样扩展,处于起点的整体对象的简单元素,应该包含着复杂整体的复杂规定的萌芽,这样才能从抽象到具体、从深化到外化地上升。根据这种辩证的逻辑方法,在反

① 《资本论》(法文版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② 冯文光、张仲朴:《法文版〈资本论〉的独立价值》,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映特定时代特定对象的限度内,上升应该是有始有终的,终点应该是起点包含萌芽的完全展开。所以,在这个反映特定对象的理论体系内,这个终点是离开又回归起点,并且高于起点。马克思在说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也明确指出,逻辑行程从起点开始,经过分析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以后,行程又得回过头,最终还要回到原先的起点,但这不是简单的复归,而是达到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总体,这是一种思想具体。^① 根据这种方法,再根据《资本论》从资产阶级财富的元素开始的情况,我们便可以断定,《资本论》的终点是充分展开的、规定具体的资产阶级财富总体。而第三卷,不仅是研究这一总体,主要还是“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② 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前六篇中,马克思阐明了资本的各种形式以及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这当中,在许多地方都从一定的角度阐述了资产阶级财富总体的某些规定,但在第六篇地租(剩余价值的最后一种形式)的研究结束以前,资产阶级财富总体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就还未完全具体化,所以,最具体的资产阶级财富总体只能在最后一篇中再现。

可见,必须从《资本论》的对象和方法的统一来了解《资本论》的整体结构,才能了解这一结构的终点。

二

仅从字面看,终篇的篇名是“各种收入及其源泉”,研究的只是构成各种收入的年价值产品部分,似乎不是资产阶级财富总体,只涉及其中的一个部分。而且这里每一章都以很大的篇幅批判资产阶级学者的错误理论,这很容易造成错觉,似乎终篇不是研究总体对象。

但是,只要深入了解终篇与《资本论》对象的特殊性——这里主要指其具有内在性和表象性的统一——第三卷及终篇的逻辑结构、了解第三卷的再现外化的方法,就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的奥妙和玄机,了解马克思的研究目的和处理思想材料的苦心孤诣。终篇之所以取这一篇名,是因为在第三卷前六篇研究各种收入之后,有必要在最后一篇做个总结。之所以涉及“源泉”的问题,因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陷入泥潭,而且庸俗经济学还在这个泥潭中的将脏水搅混,提出一个“消灭了一切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38页。

②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页。



部联系的”^①三位一体的公式。后者所依据的,全是竞争中呈现的社会表象,这正好是对象总体内在规定在社会表面上的折射或颠倒表现。所以通过批判可以揭示内在规定与外在表象之间的联系。正是通过总结和批判庸俗的“三位一体公式”,马克思实现了对客观对象总体的科学再现而形成终点范畴。

先看第48章,它以“三位一体公式”为标题,全面分析其形式结构到内容所包含的用意,深入地批判这个“公式”。公式所涉及的只是三种收入形式,即利息、地租和工资,与资产阶级财富总体(即 $c + v + m$)有个巨大的差额 C (假定全部 C 一年内都转移到全部产品中)。但是,就“公式”的本意,它们已经包括全部“总收益”。在萨伊那里,“全部收益,全部总产品,对一个国家来说都可以分解为纯收益,或者同纯收益没有区别”。^②之所以这样,因为它建立在“斯密教条”的错误上。对此,马克思先分析批判了“公式”的结构错误、内容错误,指出这一“公式”将本质关系假象化、鼓吹财富的各种要素互相间独立化和硬化、物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经济关系异化^③的错误,另一方面又由此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纯收入会颠倒地表现为总价值。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终篇的研究对象是总收入(即 $v + m$)部分。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资本论》的任何一章,何况是在一个结构严谨的篇章中。根据马克思的方法,第48章照例将年产品价值中所包含的转移来的不变资本部分暂时先存而不论。这样与萨伊公式两相对照,就非常明显地凸现了后者的混乱。

在第49章,马克思转换视角,主要围绕不变资本部分展开批判。在这里,马克思先从分配的角度来分析社会总资本即总产品的再生产,“考察劳动的全部年产品的价值”,即“社会总资本的产品的价值”,^④指出资产阶级学者将纯收益和总产品价值混为一谈必然造成无法克服的“困难”,并在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上考察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过程而解决了这些“困难”。^⑤这实际上是在批判他们不该抛弃 C 部分。——这里涉及的是当年转移到产品中去的 C ,至于“那个曾被使用但是没有消费掉的固定资本”部分,马

①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39页。

②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50,951页。

③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38~939页。

④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41页。

⑤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44~948页。

克思是“暂时撇开不说”的,^①这不仅是为了论述方便,还因为它比转移到年产品中的 C 部分更具有不可被各种收入置换的形式。——显然,这部分论述实际上是以 C 为对象的。接着,他又指出,“三位一体公式”把全部总产品都分解为纯收益,根本否认年产品价值中的 C 部分,没有任何道理,“这种幻想”不过是斯密教条的“必然的和最后的表现”。^②紧接着对斯密教条的批判,又说明 C 是不能被分解为 $(v+m)$ 的。这实际上是在批判“萨伊公式”的理论渊源。

可以说,第48章就 $(v+m)$ 部分进行分析,第49章则主要围绕 C 部分,是分别研究资产阶级财富总体的两个组成部分,到第50章,马克思又综合上两章的阐述,证明年产品价值的绝对界限不因各种收入的分割比例的变化而变化,^③再说明各种收入范畴的界限尽管在现实经济过程中会因竞争而出现各种变动,但从较长时期来看,这些界限都不会改变,因此,这些收入决不能扩大到连 C 也包括在内,由此说明年产品总价值不能由收入决定。这样将统一物分解为不同侧面,在分别考察后再统一研究的方法,在《资本论》中的运用是屡见不鲜的。在这里,他进一步分析,竞争会产生许多假象,以至于造成 C 部分不存在、社会总价值全部被分解为收入、收入决定价值的假象。可见,这是在批判产生萨伊公式的社会表象条件——它虽是客观存在的,但却是肤浅的表象。这也意味着,这种谬论和商品拜物教一样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只要这种依据不消失,这种谬论就不会消失。批臭它与彻底地消灭它是两回事。

总之,这三章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同一问题”,^④先指出庸俗经济学将三种“收入” $(v+m)$ 扩大为资产阶级财富总体的主观错误,再说明竞争造成 C 被分解的社会表象是造成这种错误的客观原因,既是从总体上把握资产阶级财富,又合理地说明它们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表现出来的形式”,^⑤以及产生这种异化形式的主客观原因。总起来看,这几章不是孤立论述的,而是紧密联系的,是通过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分配理论的批判,接近了整个资产阶级财富总体的社会表象。

在第51章,马克思指出,“三位一体公式”实际上表述了资本主义社会

①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44页。

②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51页。

③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70页。

④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页。

⑤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0页。